



锐
小说

我想要的一天

蔡东 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我想要的一天

蔡东 ~~~~~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想要的一天 / 蔡东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
2015. 8

(锐·小说)

ISBN 978-7-5360-7581-8

I. ①我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3075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文珍 林菁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 棱角视觉
ANGULAR VISION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我想要的一天
WO XIANG YAO DE YITIAN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 |
| 开 本 |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 |
| 印 张 | 7 2插页 |
| 字 数 | 128,000字 |
| 版 次 |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|
| 定 价 | 28.00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我想要的一天	I
无 岸	35
净尘山	71
往 生	121
木兰辞	153
福 地	191
创作手记：	
写作：天空之上的另一个天空	207
在全世界找到一张桌子	215

我想要的一天



—

戈壁里的路，像一道蜡白色的凹痕，蜿蜒着伸向远方。路消失的地方，就是玉门关。八月，麦思开着租来的车，沿着戈壁公路跑了两个钟头，来到这座著名的关塞。

除了颓圮的关楼，地面上空无一物。四野空寂，风横着刮过来。天地一阔大，风就起来了。

关楼早给风削去一大半，只剩黄胶泥层层夯实的基盘，孤绝而奇异地存留了下来。时间绵延不绝，它迟早也要被风剥蚀吹散，麦思心里空落落的，并没察觉到此行最重要的一个瞬间，正在前方等候她。

从关楼残骸里出来，麦思无意中向北一瞥。只一眼，她就失了神，神魂像一缕轻烟，随着风，向北面飘过去。

大片大片凝固的苍黄中，世界忽地鲜艳了起来。她看到一条河，河边生长着雪白的芦苇和碧绿的青草。不知名

的小花高低错落，风一吹，就有了生动的姿态。水鸟伶仃着细脚，轻盈地跃过水洼。河流丰美自足，流淌于坍塌的古长城一侧。

这是把人从现实拉向梦境的一幕，沙棘、骆驼刺和黄沙统御的荒漠，突如其来的意外的绮丽，湿地妩媚，草木葱茏。原来，老天把一切安排得如此精妙。

硕大的夕阳在她身后缓缓沉降。

暮色从天空中跌落下来，周围一下子黑了，囿囿地黑了。麦思张开手指，似乎触到板结成块的黑暗。

春莉的电话就是这时打进来的。

春莉说，我在深圳。麦思问，你真这么做了？春莉的声音很平静，是，三天全部办完。

这不可能。麦思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，此情此景而接到春莉的电话，似乎是冥冥中的天启神示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命定的没有风景的人生里会流过一条梦幻的河流。

休假和旅行结束了。第二天晚上，麦思把行李往家里一丢就赶去酒店见春莉。大堂白亮的灯光下，麦思很用力地“认”，这才认出春莉。春莉的两腮起来了，往外突，国字脸雏形初现，这是女性不再柔软娇嫩的标志之一。麦思拉着春莉的手，意识到，自己也老了。人都是看不到自己的，什么时候看到一起长大的伙伴，觉察出他们的老，才知道了自己的老。

循例先回忆。回忆起那个难熬的夜晚，依然唏嘘感叹。

那晚，她们得知翁美玲早已不在人世，共同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。回忆起2000年的欧洲杯，她们都热爱因扎吉，那个面庞清秀、气质癫狂的蓝衣前锋。激动地说着说着才猛然惊觉，她们都不知道因扎吉现在怎么样了。

眼看就要没话题了，麦思提议，春莉，聊聊现在吧。

春莉的眼睛湿漉漉的，她身体往前一送，说，接下来，我想写点东西。

麦思愣住了，写点东西？

春莉点点头，她倚靠在狭长的过道里，双臂环抱，做作地，一字一句地说，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命运。

麦思愕然地盯着春莉看，女孩堆里一贯平凡的春莉，大学读“行政管理”的春莉，周身没有多少书卷气的春莉，她能写出什么东西来？怕是中了邪吧。

麦思只记得春莉爱哭，从小就爱哭。看见水塘边单只的鸳鸯哭，看见小孩子皱着脸练杂技哭，小学五年级春游，春莉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刨地种庄稼也哭。就说前两年吧，她们几个开裆裤朋友约在北京小聚，吃海底捞火锅时，春莉见服务员弓着腰服务，就拼命眨眼把眼泪眨了回去，还低声说，他们不用这样的，不用这样的。

然而，这仍然是一个毫无征兆且过于剧烈的转折，拐过去是什么，尚笼在烟里看不真切，麦思不能违心地表示期待，只好说，你试一下吧。声音温和，既不热烈，也不冰冷。

回家的路上，麦思感到些许不安。这起事件所包蕴的浪漫化的成分正渐次退却。她并不欢迎春莉异物侵体般的到来，即使春莉曾是她成长的一部分。麦思尤其反感春莉行为中透出的暴烈与危险，对麦思和她的爱人高羽来说，他们正处于努力说服自己接纳平凡的节点上，正要适应一个可能会延续很长时期的闷局，方方面面的寡淡和沉寂。她渴求的是平稳、混沌、微妙的镂空，不是春风和火花。春莉像浑身带着电流的深海生物，像一种活跃的细菌，她让麦思回忆起自己也曾有过的挣扎，想到这里，麦思厌恶地皱皱眉头。

客厅没开灯，书房里透出电脑屏幕的光。麦思打开灯，走进书房，问，今天打得怎么样？

高羽说，打强队都赢了，二比一曼联，四比三切尔西，还有几个天才新星的经纪人跟我接触，商量下赛季的转会。

麦思从后面搂住他的脖子，说，太厉害了！

高羽转过头来，对了，你朋友是叫春莉吧，来深圳旅游？

麦思说，是，来旅游。

春莉来深圳一星期了。

麦思的一星期，在不知不觉中流逝。图书资料室里的年月，是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人迹罕至，幽寂无声，只有落在地板上的阳光缓慢地移动。一排排书架静默地站立着，麦思在榆木书桌前一坐就是一天。她适应了这份寂寞

而自由的工作，寂寞一旦适应了，自由一旦享受过，任凭什么肥缺美差，皆可视若粪土。

而在足球经理游戏里，一周的时间，足以让高羽带领他的斯托克城队拿到英超冠军，并顺利闯进欧冠四分之一决赛。

周日，高羽有一场关键的淘汰赛要打，他钉在电脑前钻研战术。麦思独自来到口岸，准备奔赴香港铜锣湾的崇光百货。一到口岸，麦思就浑身有劲儿，她感觉到了自己的姿态，像热蒸汽，猝然扑锅的热蒸汽。每隔一段日子，麦思就想在崇光七楼游荡上一天，那里陈列着最雕琢、繁复的家居精品：手工切割的水晶瓶塞，印着凡·高画作的马克杯，散发出桉木和薄荷香味的蜡烛，优美纤长如天鹅脖颈的烛台架，珠贝镶边的上菜碟，珍珠质肥润饱满，散发出浑厚的珠光。

离自助过境闸口只剩几米了，电话持续振动。麦思看看号码，犹豫一下，还是接了。

春莉偏偏在这一刻写出了文章，今天有空吗，我的散文……

她描述道，是一篇风格独特的散文。

春莉写出了第一篇文章，这遏制了麦思对崇光七楼的满腔热望，她从过关的人流里撤出，赶往青年客栈。她等不及要看的，不光是文章，还有春莉的未来。

春莉缩缩脖子，笑容里有些怯意，她把打印稿压在麦

思手上，说，上学时你作文就好，来，帮我把把关。

第一句话，铅块一般拽着麦思的心往下沉：有些东西失去了，才知道它的美好。

这开头简直比所有的同学聚会中产趴都要滥俗。她放低期待往下读，发现是一篇回忆姥爷的文章，旧，老套，熟腻。

春莉热切地问，怎么样？

麦思不去看她的眼睛，说，读着很顺，感觉上，还不错。

春莉兴奋地扬了扬眉，不瞒你说，电脑里存了很多废稿，就这篇能拿出手来，这篇成，这篇到了发表水平，我自己有预感！

春莉迷了。她迷上了一些东西。

麦思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起身倒了一杯水，把水杯紧紧拿在手里。

两人不咸不淡地聊了一会，等到快离开时，麦思问道，春莉，你是请长假，还是正式辞职？

春莉说，正式辞职。

奇怪，一点慷慨悲壮的感觉都没有。麦思只觉得伤感而沉重，愁绪像细蛛丝般网了下来，连窗外的日光都晦暗了。

麦思起身说，春莉，我还有事，今天就不陪你了。

麦思拐到一家茶馆枯坐了一天，傍晚时恹恹地回到家

里。高羽随口问了一句，你同学还没走吗？麦思装作没听见，扭身去了厨房，掩藏秘密让她有负罪感，当然，婚后至今，高羽也一直保有一个上锁的抽屉，而她像所有老练的妻子一样，视而不见。

接下来的一个月，麦思去看过春莉几次。春莉不像初来时那么从容笃定了，有时深夜还打电话倾诉，几句话翻来覆去地说，麦思也只好耐着性子听。

这天麦思下了班，忽然又牵念起春莉来。不知不觉就来到酒店了，她站在房间门口按门铃，春莉边开门边点头把她让进去。

春莉说，老师，您认真看我的稿子了吗？

春莉说，您觉得我跟别人写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
春莉说，嗯，谢谢，谢谢。

挂断电话，春莉用手指捏起一点眉心，来回搓捻。她的皮肤透着隔夜茶的颜色和气息，还是掀灭过一堆烟头的隔夜茶，衰败不洁。写作中的春莉，看起来很不熨帖，皱巴巴的，像自己在揉搓自己。

麦思叹了口气，宽慰道，春莉，别着急，多试试，总会有人欣赏你的。

春莉沉默了半晌才说，旅馆每天一两百，住得心慌。房子看了几处都不合适，那种环境是没法写作的，我不想麻烦你——

麦思知道春莉的脸皮有多薄，知道她多不想求人，麦

思打断她，春莉，别说了，来我家吧。

春莉羞惭地坐在床沿上，不住地重复一句话，我会继续找房子的。

到了小区停车场，春莉正要下车，麦思叫住她，正式向她摊牌。

麦思的表情变得很严肃，春莉，到了我家，别告诉高羽你之前做什么工作，也别说你辞职来深圳，写东西。

春莉低下头，躲在大城市写东西，你也觉得这事荒唐，是吧？

不荒唐，春莉，这里确实能让你躲起来。麦思说。

春莉的身体抖了一下，从准备离开到真的离开，你知道，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？

你一定会后悔的。

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好玩，每个人都这么说，各式各样的嘴巴，说出来同一句话。

你一定会后悔的。

直到此刻，麦思才感觉厚厚的隔膜被冲破，她和春莉之间，恢复了小时候的亲近。她能想象到那幅画面，无论平时多么愚蠢胆小的人，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脸上都会焕发出睿智英明的光彩，都是老狐狸附身，三略六韬，掌握了绝对真理。

麦思说，这也是我的梦魇，刚起了个念头，这句话就会自动跳出来，全身都冷了。

春莉红着眼圈，别人可以不搭理，最对不起的是父母。我爸说要跟我断绝关系，我妈什么都不说，就只是哭，边哭边一眼一眼地看我。

麦思忽地抓住春莉的手，春莉，你听我说吧。

春莉呆呆地看着麦思，她听到麦思大声说，我一直瞒着家里，实际上早内部调整了，我自己提出来的，从社会发展研究所调到资料室，已经两年。

春莉问，家里不知道？

麦思说，我远在深圳，给家里撒谎太容易了，我甚至可以伪造功名。我妈以为我在研究所，名头唬人，又“写报告”研究“社会发展”，她挺欣慰的。

春莉说，不管怎样，你没有跨越界限。我是不是出界了？我应该按写好的剧本，一集一集地往下演。

春莉突地明白过来，高羽，高羽也是有，有……显然，春莉被这个词辖制太久，她露出了被扼住咽喉、喘不上气来的表情，到底没有说出口。

麦思说，对，他也有。我们将终生为其所制。

最后，麦思郑重地提醒道，不要惹动起他的热情来，千万不要。

在之后高羽参与的谈话中，春莉被包装成留州美甲店店主，南下旅游后发现商机，决定留在此地创业。

临睡前，春莉悄悄告诉麦思，之所以选择来深圳，是因为她实在不想解释了。那些追问不休的人，一听说她去

深圳就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父母也隐隐有了盼头，以为她另有宏图大计，总算没掐灭他们的最后一丝希望。

二

十月初的假期，春莉一个人留在深圳“写东西”，麦思带高羽回到留州。麦思的父亲罹患痛风，一犯病右脚就不敢落地，只能单腿蹦，母亲则是年深日久的冠心病，随身携带硝酸甘油小炸弹，时刻准备着开炸阻塞的血管。

母亲让她感到惊骇和陌生。一个大活人，怎么说抽抽就抽抽了。跟那些晚年急剧膨胀的老太太不同，她是收缩的，收缩到让人一打眼就有不祥的感觉：这个人快没了。仿佛，她会越抽抽越小，直到没进泥土里，消失不见。

夜里，她跟高羽咬耳朵，嘱咐他也是提醒自己：回来只有一个任务，粉饰太平。就这几天眼面前的工夫，顺着父母的意思，让他们心安，千万别伤时骂世。

回来的第二天，母亲就催她去探望大爷。在麦思心里，母亲是读过书上过班绝非俗物的女性，谁料想越老越愚昧，无子，女儿离家远，让她无比担忧自己的身后事，总觉得出殡时的风光要靠大爷一家。

亲戚之中，最让麦思心惊胆战的的就是大爷。这些年他退居二线，愤懑交织着失落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当面数落麦思的机会，怨她红事白事都不露面，尤其是没参与他孙子

的十日、满月、百日以及周岁宴。一想到他蓄势待发的模样，麦思就打怵，那是一种我要坐下来跟你“摆一摆”的架势。她和高羽在楼下徘徊半天，才上去掀响了门铃。

两人手里拎着一桶花生油、一箱纯牛奶。

大爷家里的博古架上依然摆放着那棵“玉”白菜，大爷的开场白依然是，有几年没回来过年了？大爷的过年，特指年三十和年初一，差一天也不算，这样说来，有三年没在家“过年”。

麦思说，三年。大爷立刻露出鄙夷的笑容，他又要旧事重提了。他坚定地认为，侄女毕业后的规划出现重大失误，他为麦思选定的理想职业是，在留州高中做一名历史老师。

麦思从不争辩，说，各有各的好，没法称斤称两。

既说到斤两，大爷顺势问起最感兴趣的物价问题。他说，深圳是吧？猪肉多少钱一斤？韭菜多少钱一斤？

麦思很为难，说，多少钱一斤还真没往心里记。

大爷执着地逼问，那一个月吃喝花多少钱？

麦思说，也没记，周末去超市采购一趟。

大爷伸出右手出其不意地摸摸腋窝并迅速闻了一下手指，一周去一次？每天下班买新鲜的不更好？没有农贸市场吗？

麦思嗯嗯着，说，是，早市的新鲜，可没工夫每天去。

大爷寒着脸，用鼻音说，超市，你们年轻人就认超市。

他思路极为机敏，很快又找到一个话题，问，一天三顿饭都在家吃吧？

麦思蹙紧了眉头，这问题他每次都问，每次不免纠缠一番。她想糊弄过去，低声说，在家吃，在家吃。

大爷看着她，说，都在家吃？

麦思只好说，中午饭不在家吃，在单位。

大爷瞪大了眼睛，什么？中午饭不在家吃？早晨出门晚上才回来，这可是一整天啊。

他在农机局呆了大半辈子，作息上纹理清晰。十二点回家，全家一起吃午饭，睡一小时午觉，下午回单位接着上班。因此，深圳人的午饭问题一直令他困惑、怀疑，仿佛权威无端受到了挑战。

麦思不敢争论下去，撒了个谎，说，离家近的回家吃，远的才不回去。

大爷点点头，看起来严肃、高深莫测。麦思正想道别，只听他拖长了声音说，深圳好啊，经济发达啊。

一个熟悉的冷战从身体深处慢慢抖出来。她知道，大爷又要欲擒故纵了，这是他的保留节目。此时此刻，必须要使出杀手锏了，她赶紧说，发达什么？工资高，消费也高！钱太暄了，城市的一万还不如留州的一千顶花！

这是一记绝杀，每次都能收到奇效。果然，大爷觉得自己赢得了最后的胜利，紧绷的莫名愠怒的脸彻底舒展开来。他一边嗔怪，瞧你说的，哪能呢？一边发出爽朗的舒